

## “莲”年有余

中国航发黎明 贾金莉

机修班班长老贾是山东人，转业兵出身，人倔，但工作起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那一年临近春节，接到上级下达的军工任务，厂里立即安排大家加班。可就在这时，关键设备冲床坏了！这台冲床原定春节期间得连轴儿转的工作，工人三班倒，换人不换马。可这都腊月二十九，眼看离年三十儿了，它却出了故障。

老贾带着徒弟小杨，立即在冲床边摆开了修理战场。两个人忙活到晚上十点多，终于修完了。“我明天一早就能回家过年了！”小杨高兴地说。老贾不放心，让冲床操作工小王启动冲床试一下。“行，转起来了！”小王试了一下说。老贾还是不放心：“冲个件试试。”小王有点不耐烦了：“这不都转起来了嘛？”老贾坚持。小王只好冲个件，可这一冲才发现，床子一使劲就停车！老贾要修，可夜晚厂房里光线太差，只能等明天再干。明天，那可是大年三十啊！车间主任老梁说：“我去北华厂联系一下，春节期间咱借他们的床子干活。”老贾说：“你先联系着，明天我们再修。”

老贾回到家，一家人还没有睡。老贾三个女儿最大的十一，最小的才五岁。“爸爸，明天我们跟您一起去买过年菜吧！”孩子们说。过年期间市民凭副食品供应年货，每人有十斤菜，还有少量的鸡蛋、豆腐和肉。妻子喂着刚满月的儿子，出不了门。肉、蛋、豆腐，都在离家不远的副食店供应，量也不多，妻子让几个孩子跑了几趟都买了回来。可这新鲜菜，必须去离家几里地的新菜市场买，这就只能等老贾了。老贾说：“我明天得先到单位修床子，修完再去买年菜。”

第二天上午，老贾和小杨就把冲床的传动系统整个检修了一遍，可还是不行。接近中午十二点，老梁回来：“北华厂那个事不行了，他们春节也用床子。但咱这可是军工任务不能耽误！这可怎么办？”老贾心里惦记着一大家子人的年菜，如果耽误了，过年期间一大家人就都没有菜吃了。可老贾知道，国事大于家事，任务重于泰山。他抓起棉帽子，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半个多小时后，他死说活说，把他的老乡加战友、干机修的老郭从家里拉来了。老郭查看了冲床，用手电筒照着仔细检查了作动箱，然后又和老贾商量了一阵子，他俩就撸起袖子一起干起来，拆拆换换修修，忙到下午四点多，冲床终于被他们修好了！

老贾骑车把小杨送到回县老家的长途汽车上，自己匆匆地赶去买菜。可此时新菜市场早已关门，老贾又骑车跑到区里的大菜市场，可是也关门了！他又往东骑，心想，也许郊区的菜市场还有菜？当他赶到郊区时，那儿也关门了！这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四处响起了鞭炮声。老贾心情低落，他又累又渴，于是敲开路边一户农家的门讨了碗水解解渴。这家人正围在炕上包饺子，女主人倒了碗热水，让他进屋坐着慢慢喝。交谈中，老贾说他在

军工厂上班，因为加班耽误了时间，菜市场关门了没买到过年吃的蔬菜，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男主人听完后，走出了屋子，回来时手里拎着小半麻袋东西：“这是我前些天在野塘子里挖的藕，还剩这些都给你吧。”老贾拉开麻袋口一看，长长短短、粗细不一的藕，裹着泥，足有二十多斤。老贾坚持让过了秤，按斤数付了钱，然后带着半麻袋藕回了家。

刚一到家，全家人立即忙活了起来。有的削皮，有的剁馅，三十晚上，全家人吃上了一顿特别的藕馅饺子。孩子们说：“这饺子馅一咬‘咯吱咯吱’的，有点甜，挺好吃！”接下来的几天，全家人餐桌上的菜只有藕——炒藕片、炖藕段、炆拌藕……吃多了，孩子们难免抱怨。老贾笑呵呵地说：“咱们为啥没买上菜啊？因为爸爸加班；爸爸为啥加班呢？为了军工任务！孩子们，军工任务是国家的事，那比天都大！别说顿顿吃藕，就是什么菜都不吃，也不能耽误！这藕又叫莲菜，过年吃莲菜，‘莲’（连）年有余，多好呀！”

老贾用这些朴素的话语，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军工任务，重于泰山”的军工情节。许多年后，老贾的三个女儿也成为军工厂的职工，有的在南方，有的在北方，有的当工人，有的搞技术，有的做管理，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她们始终记着老贾的话，她们爱岗敬业、踏实工作，个个都是好样的！其中老贾的二女儿就是我。

那个春节，徒弟小杨初三从农村的家里赶了回来。小杨妈妈听说他师傅因为加班没买菜，让他把自家菜窖里存的白菜、萝卜、洋葱、土豆每样匀出来一些给师傅家送去……

## 春节趣事



## 和母亲一起过春节的日子

航空工业庆安 王建群

又是一年春节时，我们这个小家也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打扫卫生，置办年货，我和爱人在一起商量着大年初一这天要做的菜，就听她说了一句：“麻辣鸡腿这道菜是不能少的，这是妈妈健在时教我的……”闻听她说起此事，我立刻想起了母亲健在时全家人一起过春节的情景。

我的母亲是一位有着大爱的慈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人。也许是她年幼时经历过许多苦难，所以老人家非常在意我们全家人团聚的日子，而这一时刻就是每年过春节的时间。在我的印象中，每年离春节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就开始忙活起来了。首先她会叮嘱我把家里所有的窗帘摘下来洗了，洗完窗帘后，再让我把家里的玻璃擦得明窗净几；距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时，母亲通常会凑一个

中国航发航材院 王小波

春节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回忆起儿时的春节，那些难忘的日子依然那么清晰。

小时候的我们一年中最期盼的莫过于过年了。可以有好吃的、好穿的，还能领压岁钱。那简直是天堂一样梦境般的生活。每到过了腊八就要准备过年了，腊八时家人就开始泡腊八蒜、熬腊八粥。下一个阶段就是二十三糖瓜粘，村里的习俗说二十三是一家之主的灶神上天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们上供时吃一些糖瓜做贡品，这样灶神在享受贡品时就会把嘴黏住，上天汇报工作时就不能说坏话了，上供完成就达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分糖瓜吃。糖永远是孩子的最爱，那时的糖瓜不知怎么吃着格外甜。二十三过后就要准备各种各样过年的食材，爸爸负责油炸油饼、炸丸子、蒸年糕，这些是爸爸引以为傲的绝活，而看似繁重的体力活，爸爸从来不当回事，轻轻松松就完成了这一套“流程”；妈妈就负责蒸一屉屉各式各样的面点，有背元宝的小刺猬，有含着金币的招财蛇，有用红枣点缀的花糕，说是上供用。但我只对这些有红枣的花糕感兴趣，每次上供完这些花糕上的红枣，无一落下，全被我偷偷扣掉吃进肚子里，妈妈也只是看着我无奈地笑笑罢了。当然，说起春节不能落下鞭炮。鞭炮是每个男孩子最喜欢的玩物，每次家里的长辈去集上购置年货，我都会以“看看世面”为由跟上，真实目的当然是去集上买我最爱的小鞭炮。每当路过鞭炮摊位时我总是拽住长辈，然后使用各种“苦肉计”，最终他们只能妥协。给我买一些。

童年的春节，还有一种灯让人难以忘怀，那是给我带来无穷乐趣的灯笼。

现在的灯笼多是专业化制作出来的，比起过去的更精致漂亮，但感觉却少了些什么。小时候的我们手很巧，动手能力很强。每年春节前，都要找来一些酒盒、纸箱用剪刀剪出各式各样的画，或者先用笔写字，然后用针扎成小孔，竹竿用小刀削削刻刻，再用五颜六色的糖纸把大孔糊好（这些糖纸都是一年中慢慢攒下来的），就成了一个别致的灯笼。节日里，天一黑，就和小伙伴们每人提着一只灯笼，大家互相攀比，都觉着自己的灯笼永远是最漂亮的。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贴春联。小时候，我家的春联都是爸爸亲手写的。虽然爸爸只有高学历，但在当时却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材生，他写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到大年三十，左邻右舍会拿来红纸请他写春联，他总是乐此不疲、照单全收。只要你告诉他要写几副房门春联，然后龙凤舞、一挥而就，大门上诸如“山清水秀风光好，人寿年丰喜事多”“人勤三春早，地肥五谷丰”之类，写给灶王爷的则是“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等。我的任务就是将一大张红纸裁成一条条的春联宽度，等着爸爸写完晾晒到院子里，看到院子里一幅幅即将晾干的春联，心里一阵阵自豪，觉着爸爸就是以后学习的榜样。当然，妈妈也不会闲着，熬一锅糍糊作为贴春



联与年画的“胶水”，用刷子沾点往门上刷，春联就可以结实实地贴到门上了。贴完春联与年画，屋里屋外全部焕然一新，看着各种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年画和写着新年寄语的对联，全家人会守着电视机看春节联欢晚会，在阵阵欢笑中等待辞旧迎新的时刻到来。新年的钟声响起，我们会给爸爸妈妈拜年，伸出手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们已经准备好的红包。

初一或初二就是拜年、走亲访友了，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年才算完。记忆中的春节到处是浓浓的过年气氛，而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慢慢搬上了楼房，年味也慢慢在变。我还是喜欢小时候的春节，忙碌的春节，充满节日味道的春节。

我记忆中的春节还是那么美，那么吸引我。



## 记忆中的野生菌

航空工业成飞 李丽娟

每年七八月间，是家乡漫山遍野长满野生菌的季节，给妈妈打电话问她最近在家做什么，有没有去采野生菌，她说刚刚从山上回来，采了一大筐野生菌，今年野生菌特别多。“今年很多吗？我记得越来越少了呀？好吃吃！”我咽了口水，掩饰不住兴奋地问。离家多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过长在草丛中的野生菌了，野生菌可是我曾经对家乡美味的最好记忆啊。隔着电话我仿佛能看到沾着土被妈妈用背篓背回来的一朵朵散发着大自然气息的野生菌，牛肝菌、鸡枞菌、奶浆菌、青头菌、鸡油菌……同时也把我带回了童年，带回了家乡，带回到妈妈身边。

小时候，最期盼的不是过年，而是放暑假，一到放暑假，上山采野生菌是我必不可少的功课，有时候我们一群小孩约着漫山遍野地跑，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和妈妈一起去，早上早早起床，吃了早点，带上点零食便出发。那个时候野生菌真的特别多，尤其遇到前一天晚上打雷下雨的时候，我和妈妈一上午就能背十多斤回来。采回来的野生菌会有固定的小商贩来收，商贩不要的，我们就自己留着吃，野生菌炒腊肉，那香味我至今回味起都不禁口水直流。每次野生菌卖完以后，妈妈都会给我一些零钱让我自己支配，而我则把钱存下来，买心仪已久的发夹或是童话书。上大学后，我仍然每年暑假都会回家，跟着妈妈上山采野生菌，享受家乡独特美味的同时，亦享受跟妈妈一起的快乐时光。工作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回去跟着妈妈去



## 寻找家乡味道

## “醉美”襄阳牛油面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 张宏庆

提起襄阳牛油面，它可是襄阳人早餐的最爱，特点是这辣麻鲜，味道爽口，回味悠长，久食不厌。相信地道的襄阳人如果三两天不吃牛油面，便会感觉口中无味，食欲大减。且不论哪家的牛油面，无外乎，面在水开后煮捞起，加油拌；吃时，撮一把放入拌匀，伸进开水大锅里热，然后加上熬好的牛油、辣子及其他佐料，加点牛肉就是牛肉面，加点豆腐就是豆腐面，当然加点海带，就成了海带面。吃牛油面时，再喝一碗襄阳黄酒，四肢百骸无一不畅快，犹如得了神助一般，神清气爽，满座风生，飘飘然也。

起初，我对襄阳牛油面还是有所抵触的，后来周围的同事都说牛油面好吃，要不来一口？自然，我在美味的诱惑下，接触了襄阳饮食文化的瑰宝——牛油面。这真的匪夷所思，端上一碗用骨头汤做底，辅以上好香料，红油熬制成黏稠琥珀，其味道麻辣鲜香，挑起面，吹吹风，一口下肚，汗流浹背兼酣畅淋漓，着实让人上瘾的滋味！

经过十几年的浸润，我也成了吃面的美食家。要说咱襄阳牛油面，哪家为最呢？有人说是“闫家大炮”；也有人说是“檀溪牛油面”；当然也有人说是“贾洼牛油面”等太多了，到底是哪一家最美味道呢？

其实每一家店都各有千秋，我只能从我的口感中，略评一二。首推“贾洼牛油面”，它家面条筋道滑口，进入喉暖，有一股牛油油的清香在嘴边；配上几颗大蒜，一碗黄酒下肚，更是好吃极了！早上起来，约上几个“情同手足”，去贾洼牛肉面馆，一口直径一米多的大锅，里面熬满牛杂，我们离老远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浓香，无论来自各方人士一律平等，在小凳子上座，慢慢地嚼，慢慢地喝，虽不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场面，却是另一番“香飘飘”的亮丽晨景！“邓家牛腩面”，名气大，但凡有外地的亲朋好友来，我都要请他们去尝一尝，每次我也会像“托儿”一样地说：“中央台宣传了的，尝尝吧。”那牛腩的烹饪是一绝。

穷啊！

最热闹的一天则是大年初一。尽管看完春晚时间已经半夜了，但母亲依旧是家里起来最早的。吃过早饭，母亲会将准备好的红包发给几个孩子，我知道，这几个红包是母亲在半年前就准备好的。随后，母亲让我拿出写好的菜单对大家说：“上面写的菜我都买好了，今天我负责做一个麻辣鸡腿，其他的菜你们几个人做就是了。”“好。”听罢母亲的话，大家异口同声答应道。我知道，麻辣鸡腿这道菜，是母亲经过多年的“摸索”做出的一道非常地道的川菜。当年父亲在世时只要吃一口母亲做的麻辣鸡腿，总会操着很浓的川音说：“巴适得很……”父亲去世后，母亲只在过年时亲自下厨做这道大家“向往已久”的川味菜。

中午时分，大、小两张桌子都已经摆满了丰盛菜肴，母亲和我们围坐于丰盛的餐桌前，孙子们则坐在小桌子边。就听母亲说道：“每年的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过去，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多为国家和

社会做点事情。”母亲讲话后，我们几人都随声附和着母亲的话，同时希望母亲保重身体。也许是桌上的菜肴太具诱惑力了，几个孙子早已等不及吃开了。看着全家人就这么吃着、说着、笑着，从母亲脸上的笑容我看出她心里非常高兴，虽然桌子上的菜很多，但她也只是偶尔拿起筷子夹一点菜吃，我们都劝她多吃点，她却说：“你们忙了一年，团聚一次不容易，你们多吃点……”此时此刻，我想起了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的话：“你们的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的最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里大人孩子加起来有近十口人，那个时候是困难时期，粮食等物品非常紧张，为了能让我们几个孩子吃饱，你们的母亲常常把吃的留给我和你们吃，而大多数时间她自己只喝粥的，最后自己都饿得出现了浮肿……”一想起这些情景，我不禁有些酸楚，泪水也模糊了眼睛……

如今，母亲已离开我们7年了。但每年春节来临时，我就会想起她——一位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的老娘亲。



原味取胜。赛家以“当年老子的队伍”自居，其旗号卷起几场“风波”。他们都懂江湖，各有各的招数。这几家唯有“邓家牛腩面”，沉淀了襄阳本地的特色，将牛肉原味作一些改进，经特色密传之法，再加上“混元一气袋”七七四十九天密制，升级为新“邓家牛腩面”。这一“族群”，有些像“明末十三家”一样，发挥了集群的优势。

寻味“醉美”襄阳牛油面，寻的是一个过程，一种游子难忘的家乡味道！